



金陵瑣事

長永部
振錄西
請子本

漫士周 暉吉甫著

長永部
振錄西
請子本

玄初沈天啓生子校

沈天啓

秋巖王允恭謙甫校

謙甫

武宗釣魚快園

弇州山人四部稿載金陵名園十餘處殊無豔羨語當司寇宦游時諸園半已荒蕪其無豔羨語者宜也迺徐子仁之快園未

曾言及何也子仁詩才筆陣丹青樂府足
稱能品如此園主已自難得况武宗幸
其家釣魚于園池得一金魚宦官高價爭
買之武宗取笑而已又失足落池中衣
服盡濕此事古今罕聞豈諸園之可同乎
園有宸幸堂浴龍池紀其實也

駕到預知

松江南禪寺一僧訪徐子仁館于快園遂

病瘧瘧甚重夜忽請子仁語云聖駕將
到幸速移床于僻靜處以避之我非病中
語子仁依其言移于祠堂中天色一明諸
宦官擁駕至矣蓋聖天子之舉動非
僧之能前知鬼神有以告之也

豪舉

錦衣黃美之冬日請十三道御史賞雪飲
至更深一道長借狐裘禦寒美之遂取狐

瑣事卷四
二
表十三領人各服之

徐子仁快園落成美之攜酒飲于園中一友人曰此園正與長干浮圖相對惜爲城隔若起一樓對之夜觀塔燈最是佳境美之曰是不難詰旦送銀二百兩與子仁造樓美之迺黃太監姪太監保養孝宗最
有功及登極賜賚甚厚故美之得以遂其豪俠之舉今世搬演陳琳妝盒戲文迺影

黃太監事耳

顛不刺

萬曆四年張江陵當國將太祖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爲寶也箋崔鶯鶯戲文者以顛不刺爲美女名不知何所據

銀火爐

張江陵取御器兩廠差兩少監解送兵部
撥快船四十二隻裝載中有銀火爐一件
三丈圍圓迺抄沒沈萬三家物夫火爐用
銀又如此其大僭妄甚矣其全家遠謫豈
得爲過乎

江防

太祖順流自采石取金陵 成祖逆流自
儀真入金陵長江險矣而江防爲要宋人
之言曰屯兵據要雖在于江南而挫敵取
勝多在于江北

倭賊

叢說乙卯年倭賊從浙江嚴衢過饒州歷
徽州寧國太平而至南京纔七十二人耳
南京兵與之相對兩陣殺二把總指揮軍
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
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城百姓皆點上城

堂上諸老與各司屬分守各門雖賊退不敢解嚴夫京城守備不可謂不密平日諸勲貴騎從呵擁交馳於道軍卒月請糧八萬正爲有事備耳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門卽張皇如此寧不大爲朝廷辱耶

倭賊旣殺敗官兵卽日宿於板橋一農家七十二人皆酣飲沉睡此時若有探細人偵知其實當夜遣一知事將官潛提三四

百人而往可以掩殺都盡但諸公皆不知兵聞賊至則盛怒而出一有敗衄則退然沮喪遁跡匿形唯恐不密殊不知一勝一負廼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敗爲功者此正用計之時也而廼甘于自喪何耶且又不用細作全無間諜遇着便殺殺敗卽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何元朗在南館倭寇之變聞見旣真議論

頗當蓋櫻槐園之敗殺二指揮一名朱湘
一名蔣欽

此君軒

王介甫此君軒詩刻在府學嚴子寅酷嗜
書畫嘗欲構一亭種竹東西壁重刻此石
嵌之未果

葵忠

味淡何公遵字孟循母夢赤葵而生方六
歲時見日食卽跪以護之幼已不羣及在
工部諫武宗南巡杖五十越三日而死
杖者故視賄爲重輕友人勸令用賄味淡
曰囊旣無錢法不可枉蓋一念葵忠已受
之于父母不可變矣

擲錢不拾

李公懋字時勉以字行永樂甲申進士宣

德初在翰院 上懷金錢至史館擲于地
縱諸臣拾取公獨正立 上呼使前以袖
中餘錢賜之

太守出巡

自庵陳公欽字諒之南武選出知廣平廣
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委公洞達民隱臨
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出
巡巡于九縣中間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

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
陳母

逐江陵喪

張江陵喪過南京府縣搭一蓆舍與科道
府部諸官祭奠魏國公徐邦瑞隨例往祭
江陵之子令家奴荅拜魏國公怒將祭物
給軍役寫牌一面遣官逐之謂軍營非停
喪地卽令開船此舉殊有大臣風

如此江山

張濂濱御史邀耿天臺督學遊棲霞寺方
入僧舍張云如此江山有高人否住持興
善從旁對云有張云是何人興善云便是
二公張云如何援儒入墨興善云纔有分
別心便不是

雪梅

雪梅和尚嘉靖中來遊金陵踪跡奇異飲

酒食肉寓報恩寺與叢桂庵中十餘年每
見法師據高座講經便咲曰亂說亂說間
吐一轉語方袍皆服其透悟且工詩又不
以詩名有秋興詩云雨過池塘暑氣消山
岡處處亂鳴蜩侵衣樹色搖空翠遶戶江
聲落晚潮自咲疎慵忘禮樂祇將蹤跡混
漁樵降心惟有詩魔在時復臨風寫綠蕉
題海上三神山人卷云有客入門據我牀

雙瞳灼灼飛電光紫髯飄飄連綠髮虎頭
高應七尺強自言降謫出天庭常向人間
骯髒行寄跡蓬萊東海上金銀臺觀餐瓊
英閒來大叫吐胷臆白鳳翩躚遊青冥手
攀秦漢踏晉魏獨憐年少成芳名赫赫當
路不肯謁幾欲上書上不得鏡湖誰有賀
季真召見玄宗奏奇特天下名山已大半
閒裏新詩應滿翰又將淡墨寫煙霞萬壑

千巖光燦爛又與老衲談空王又與道士
關瑤房打破幻相君不礙心中如水常自
在逍遙肯信如浮雲卽是神仙在天外楊
子抱奇跡亦孤出世誰云不可圖眼前富
貴君不願眼前笑傲誰與居後往蘓州竹
堂寺中住忽大言曰某月某日某時老僧
示寂矣衆僧信之爲募銀與雪梅治龕將
餘羨悉付酒家至期僧俗雲集來觀雪梅

詰衆檀越云你們布施不過三分五分銀子要算功德便來逼迫老僧性命尚蚤尚早衆廼失望散去越數日端坐龕中令小行者呼曰老雪梅老雪梅今日不歸何日歸雪梅自應曰今日歸矣少頃鼻柱下垂遂坐化雪梅亦異僧哉

玉芝

海鹽資聖寺僧法聚號玉芝與董從吾謁

陽明先生於會稽山中問獨知旨持詩爲贄先生器之荅以詩至金陵叅夢居禪師於碧峰寺問如何不落人圈續夢居與一掌師遂大悟因韻夢居云大地何人不夢居夢中休問夢何如煮茶消得閒風月不向蒲團讀梵書

遠夢

遠夢和尚溧陽人住金陵俗名袁應魁棄

妻子兄弟田產出遊至鴈蕩靈巖谷落髮
爲僧更名圓魁然不甚禮誦講解常掩室
靜坐冬夏衣一衲萬曆丙戌祭酒戴愚齋
公遊靈巖谷因乞一疏化緣造靈巖寺寺
成且曰有寺無經佛法何明又乞祭酒公
書走南京化緣造經壬辰正月二十六日
在玄真觀中忽獨語曰印藏經自有時今
亦已矣遂坐化去七日鬚髮漸生都人瞻
禮者甚衆玄真觀主郭懷野懼多事陳於
禮部大宗伯王公廼命具龕火之煙皆西
向云遺一偈蓐間曰自古原無死無死亦
無生作一黃梁夢亘古又亘今

劉淵然

劉淵然徐之蕭縣人洪武時馬太后病渴
思雪六月祈雪進之永樂時謫往雲南三
載沐王宮中白口羣鬼迷人索命衆不能

制淵然驅之鬼卽號泣去有七轉丹一器
常曰尚有兩轉必大福大德人又在名山
方能成也吾姑俟之宣德七年八月八日
昧爽沐浴更衣集其徒告曰吾將逝矣日
中遂引手作一圈曰呵呵跌坐而化計聞
勅賜祭葬封長春真人今朝天宮西山
道院是其住處

焦姑

焦姑名奉真家住中和橋南父以豆腐爲
業姑有仙術能祈陰晴永樂時召入宮中
數年建玄真觀于中和橋北以居之有弟
在神樂觀爲道士一日召道士曰吾不食
數日死期已近道士曰吾當修醮與姊禳
解醮畢道士來復姑謂醮無思奏玉帝表
文上有汗數點玉帝未曾見也道士驚異
果是有汗倉忙未及換過又戒道士曰吾

死後不用龕與棺只將蘆蓆捲之送江浦
縣定山上吾願足矣道士如其言送於定
山忽雷雨驟作遂失其尸所在封妙惠仙
姑

沈野雲

沈野雲名道寧烏程人住雨花寺
傍清源
觀中行五雷法後仙去

唐古峰

唐詩號古峰應天府學秀才事母極孝遇
一老叟見唐有仙骨約在天地壇前三更
時令撮土爲香拜叟爲師因授以內外丹
有道流勸之入名山修煉古峰曰家有老
母世無不孝神仙及母死遍別親鄰文社
諸友人贈汞銀三錢遂遠去

閻希言

閻希言不知何許人頂一髻不巾櫛麤布

豐輔重領腰腹十圍得如來一相曰馬陰
藏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間鑿冰
而浴以故所至人皆異之奉之幘則幘奉
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冥袖中轉盼卽
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
人有以爲二百歲者或云止可五六十則
亦隨答之問其所繇得及延年冲舉之術
則不應萬曆初年嘗過金陵土街口毛百
戶家飢畢沐浴趺坐而化顏色如生淡旬
不變蓋尸解云毛百戶名俊號華峰能行
問之術蓋未可量也

潘爛頭

潘爛頭不知其名朝天宮道士能行掌心
雷法曾於東園上召神取紙神怒雷火燒
其頭頭遂爛後居驍騎倉營中人有疾病
將頭上膿書符焚化用酒吞之病輒愈後

仙去

尹鬢頭

尹鬢頭名從龍華州人囊有宋理宗時度牒弘正年間來金陵成國朱公供養之甚虔請于上浮橋江東廟中住每出廟門從之者如市能出陽神分身數處赴齋朱公問尹曰我欲一見洞賓呂祖可乎尹曰可公于朔日出水西門外劉公廟拈香當約

洞賓來一會也及拈香歸寂無所見迺責尹以說謊尹曰公會見路上一道人醉枕酒瓶而睡者乎公曰誠有之尹曰道人枕瓶兩口相對分明呂字也公自不悟那敢說謊復遣人四路覓之皆云纔去片時耳一貴人閨女弱病形容俱變舉城醫人束手無藥可愈母鍾愛不能捨偶邀尹鬢頭視之曰有癆蟲尚可醫請用何藥曰藥力

不能治只消與我同宿一夜便好也母信其僊術決無戲言白之于父父大怒云胡說胡說豈有公侯家女與一風道士同宿之理後見女殊無生意母又涕泣言之懇切不得已從之尹令昏糊一小室不許留錢大一孔設一榻不用帳令女去其衾衣用手摩足心極熱如火抵女陰戶東西而睡戒女云喉中有蟲出可急叫我女不能

合眼而尹鼻息如雷天將明女報蟲從口中飛出尹起四顧覓之不見蟲形曰從何處鑽去不能除根定要害一人也蓋乳母不放心因開一孔窺之癆蟲出于女口已入于乳母之腹天明父母視之女之顏色已變大咲而去後數月女方擇壻而乳母已死矣上新河一經紀家娶嬪令出拜尹意在祈福于仙長也尹見新嬪急走上前

抱咬其頸方咬兩口被舅姑隔開曰風道人不知敬重如何咬我新婦尹且嘆息曰可恨只咬斷兩股尚有一股未斷奈何奈何皆不解爲何說後與丈夫鬪口遂自縊三股繩僅有一股未斷遂縊死方服其言之先見云府廩因其僂跡太露惑亂人心遂押發使歸華州所遣軍人對尹云每押發皆有常例安家今你一風狂道人料無銀錢妻子何以過活尹曰汝家所需不過柴米有何難辦乎與你兩符一帖竈上一帖米桶上用時自足也驗之果然及華州歸要柴不得柴要米不得米矣鬢頭住華州鐵鶴觀中騎鐵鶴飛昇

玉冠

長春劉真人葬於鳳臺門外麻田七真觀營葬時 欽差行人吳公惠與南營繕各

用一堪輿一云穴在五尺上一云穴在五尺下兩人相爭不決吳公曰葬者藏也真人無子孫何須風水遂酌兩人之中而葬之金井中得一石盒盒盛一玉冠盒蓋刻王真人玉冠五字若依堪輿之點穴則玉冠不得見矣真人葬地亦已前定異矣哉

邢有都

友人姚允吉云邢有都太史一鳳公之猶

子不習舉子業好讀奇書一見郭忠恕佩觿遂熟記其序楚辭皆能背誦兼爲考校音韻遂通切字法尤喜星曆算數不由師傳迺能獨契其解因自製漆毬爲渾天儀及布算諸法質之精于星曆者皆毫髮無差真所謂夙悟也偶登予一樓望見長干浮圖曰此影可射而入也遂爲閉窻戶塗塞諸竅隙止畱一指頂大隙斜對日光處

塔影果宛然入焉亦奇矣每有巧思惜三十餘歲而卒

蛇火

司馬西虹嘉靖二年入京會試二月初旬忽一大蛇約長二丈餘盤據小廳中梁投之以生物食之無遺及鳴鑼鼓以驅之覓僧道以禳之皆不去忽火焚其廳遂不見去之次日西虹中進士之報至矣此馬少

虹談

嘉靖來南場剩事

南場事弇州別集載之甚詳但有一二剩事聊紀之

嘉靖元年壬午科主試董公玘翟公鑾論語程文出于董筆作至三十次每覺發揮題旨不透便將筆頭咬斷後得監生一破甚佳遂用之

嘉靖七年戊子科主試張公潮彭公澤六
十一名張誥武學生

嘉靖十年辛卯科主試席公春張公承恩
府尹扈公邕愛葛清文極力薦之甚至泣
下遂中七十七名葛文恠僻多用佛經語
扈公有兄文筆大類于葛久困科場鬱結
而死不覺傷感殊無他意

嘉靖十三年甲午科主試倫公以訓張公
治中庸程文出於張筆張公見解元鄭維
誠中庸墨卷破題用兩句成語冠場廼批
云我以半月精神思之不得此子于風簷
寸晷中得之殆神助哉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主試汪公汝璧歐陽
公衢王諷一論冠場取爲第一人甘節中
三十四名廼武學生從此場中不中武學
生

上之謫兩主試提調監場房考皆提問不許中式舉人會試者雖謂不宜問祀典大事不當洩征安南之謀廼聖意之未發者只恠易經題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一句以爲譏訕也場中題目尚忌諱自此科始三場一生策題紙被風捲入半空落于國子監內及一榜舉人不許會試送國子監肄業此其驗云

嘉靖十九年庚子科主試張公治龔公用卿初取一卷定爲解元見卷上皿字號恐爲他省監生不可冠南畿遂置之第二名拆號廼是名士歸有光

張公見萬士和卷七篇中多有見道語及揭曉知士和爲翰林唐荆川門人則曰此家常飯耳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主試華公察閱公

如霖論語題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尤英在場中大言曰過文中若用先其所
難則易者可知後其所獲則失亦勿恤四
句語未有不中者開榜尤爲解元程文墨
卷皆有此語

府尹王公學益薦名士黃甲馬汝僑二人
中式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科主試敖公銑黃公
廷用所取解元無錫唐一麇主試不識麇
字謂其字隱僻欲以他卷易之又愛其文
恐他卷不足以冠多士方遲疑間應天府
禮房吏稟識麇字遂定爲解元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科主試尹公臺郭公
盤士子未入場時預知論語題定是君子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場中果是此題蓋
因一大臣而發

解元孫溥年已七十歲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科主試嚴公訥潘公晟易經房考教官閱卷更深似夢非夢見亾兒哀求云望父中我開眼見案上一卷迺初學之士未可中少刻又夢如前途加圈點勉強中之揭曉知是應天姚汝循詢其年庚姚所生之年月日時卽亾兒死之年月日時也其異如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科主試瞿公景淳陳公陞論語題君子貞而不諒嚴分宜曾對諸翰林云論語中如君子貞而不諒一題既不犯忌諱又難發揮是年兩京皆此題解元余毅中尚未冠

詩經房考已取李逢暘卷主試批清而弱置之備卷中府尹喻公時極力薦之又復批云清而弱終非俗筆也遂中之

嘉靖四十年辛酉科主試吳公情胡公杰未入場時有人持字眼求售且云相公如不信開榜中了周天經方自悔也是場論語題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中庸題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孟子題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每題取首一字恰是周天經

吳公無錫人無錫預薦者十三人士子爲之語曰胡杰元非杰吳情却有情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主試汪公鏗孫公世芳孫公方泊舟龍江關忽一鬼入其鼻孔中說長說短不數日竟死場中

隆慶元年丁卯科主試王公希烈孫公鋌南京督學耿公定向條陳七事 上用其言場中監生卷革去皿字號僅中八人揭

曉後主試與房考等至國學謁文廟監生
下第者數百人誼譟語甚不遜巡城御史
操江都御史各使人呵止之事聞詔南京
法司逮問其爲首者沈應文數人如法發
遣祭酒呂調陽蒞任未久姑勿論守備魏
國公徐鵬舉以聞變坐視奪祿米司業金
達以鈐束不嚴奪俸各二月

監生之圍主考辱罵實賴巡邏都督徐珏
家兵精壯監生不敢動手且巡城御史與
操江都御史官衙去國學密邇聞變易于
遣人廼守備魏國公大功坊去國學頗遠
責以聞變坐視奪祿米武臣之易于得罪
也如此

隆慶四年庚午科主試馬公自強陶公大
臨詩經房考將吳汝倫卷塗抹不堪棄之
地上他經房考拾起閱之加以圈點遂中

解元本房因無批語不得認爲門生

禮記經房全椒縣尹洪令鍼工周萬里持一字眼售與麻城監生曾嘉秩閱其卷每到文理不通處便批云此必騰寫所誤中一百二十名曾後竟不找銀洪全椒不得厚利何苦壞朝廷之大典

萬曆元年癸酉科主試范公應期何公洛文是科搜出土子有用蠟燭中懷挾者後遂用商人官賣燭票場中給燭遂爲定例萬曆四年丙子科主試戴公洵陳公思育戴入場便病病中見鬼云是嘉靖甲子科中允孫世芳死于場中爲厲令其不得閱卷

萬曆七年己卯科主試高公啓愚羅公萬化命經房取平正文章士子清空好奇者皆不中式用心斗奎張四字爲印心字列

前斗字列後奎爲備卷張字則落卷也

上元陳舜仁中八十八名未入場時夢廩米被人奪去七斗及中後三場卷每卷有一斗字適符奪去七斗之夢主試用心斗奎張四字廼亦前定功名可妄得乎

張江陵堂中懸舜禹授受圖一軸主試出舜亦以命禹正是迎合其意御史丁此呂之追論誠意伯劉世延之波及又何恠乎

萬曆十年壬午科主試沈公鯉沈公懋孝主試取沈天啓爲解元臨填榜時副考沈公竟中王士騏爲解元正考不得已乃置沈天啓第六名

御史張一鯤考滿北上面受權臣王篆之託遂與篆子之鼎同舟而南之鼎號房中皆是禮記名士三場惟束手高坐他人代筆飯食床褥無異私家且卷子比合場人

獨高三分易於尋識一鯤又擇善書者另
膽三卷悉加圈點置之袖中恐內簾萬一
不中便出其卷好舉薦也及揭曉之鼎恠
其名僅在十五憤憤不悅不領公據遂遊
滁州瑯琊山去

林應訓爲徽州監生懷挾受銀千兩監生
不自懷挾御史代之大都主試房考提調
監場通同作弊不止科臣所論五人而已

萬曆十三年乙酉科主試于公慎行李公
長春

言官以主司作程文有礙看卷是科程文
點定士子之文爲之

萬曆十六年戊子科主試劉公元震劉公
楚先

南京兵科給事中杜縻叅中式應天一百
三名王國昌係徽州監生乃前科餘姚縣

生員胡正隨冒籍通州中順天鄉試已經黜革奉 旨着巡按衙門查明問革

十月應天府尹張櫟等題萬曆十六年九月初三日揭曉將中式舉人周應秋等一百三十五名姓名榜示外隨將中式舉人文卷依式刊刻試錄 進呈隨准考試官當塗知縣章嘉禎呈稱查得四十九名硃卷原係詩經荒字十號職尋墨卷誤將春

秋荒字十號拆名曹祖正填榜緣對卷之時燈下忙迫止見號數相同失於查對經書以致錯誤本職罪不容辭合應呈請等因照得榜出四十九名係填寫姓名錯誤未經題請奉 旨改正不敢擅刊成錄恭候 命下之日方敢刊刻 進呈誠恐時日稽延臣等不勝罪懼等因又該左庶子劉元震等檢舉事又該南京四川道等御

史孫鳴治等題爲科舉失錯事又該南京
科臣朱維藩奏爲科場鉅典將成經房對
號差誤乞 聖明俯賜查處以全盛舉事
因俱奉 聖旨禮部知道該部看得科場
鉅典法至嚴密所取硃卷必查墨卷比對
相同方可拆名填榜此定例也今當塗知
縣始不辯經書謾查字號已失之周章旣
而不加磨勘輒行拆卷又失之怠忽雖心

本無他而責實難諉考試劉元震提調官
張櫝等惟據本房之呈送不問經義之異
同固屬倉忙亦欠精密合候 命下將章
嘉禎重加罰治以爲科場不謹之戒其考
試提調等官劉元震職在統理似與專司
其事者不同旣行檢舉相應量加罰治惟
復別賜定奪再查照填榜刊錄原屬一事
今榜出已久而錄尚遷延未呈 御覽甚

非慎重大典之意合無行令各該府官將
原刊試錄星夜進呈其誤中四十九名
曹祖正相應查革復學肄業仍將本生并
原取詩經荒字十號硃墨二卷解部復閱
以憑上裁奉聖旨是章嘉禎罰俸五
個月劉元震等二個月

萬曆十九年辛卯科主試陸公可教余公
繼登

監試御史林公方點名時執筆而死輿出
塲中

中六十名何天申湖廣黃岡監生習詩經
初塲文少兩篇經文謄錄者廼蕪湖人謄
完五篇方知爲不全之卷因空費工夫遂
伏几而睡忽見金甲神呼曰用心謄此卷
連云自天申之自天申之廼驚醒又復睡
又夢如前途將他卷文謄足其數及中後

以五十金酬其人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科主試朱公國祚葉公向高

解元呂克孝迺葉中允所定禦倭一策與河南試錄雷同言官劾之二公上疏認罪俱罰俸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科主試黃公汝良莊公天合

易經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程文乃上海縣知縣徐可求筆

提調官府丞徐公申長洲縣人將蘇松常三府卷雜于盧鳳淮揚卷中先入內簾俟取士幾半方將應天鎮江徽寧池太卷送入

應天陳一治二場已交卷將出貢院因思表中誤處懇求掌卷官治中夏公尚金夏

命書手從二千卷中檢出陳一治得以改正中五十七名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科主試馮公有經傳公新德

兩主試泊舟江干弘濟寺觀音閣旁候期入城有秀才據閣對舟大聲連呼曰今科我中在一百三十五名主試已聞此語及填榜寫至一百三十五名主試述其事于

提調監試諸公遂另取一卷乃蘇州府學生朱貞一中後朱來謁主試又述其事朱貞一曰觀音閣上大呼者就是門生耳

書手作弊與江西一監生無錫一監生多印出三場卷子六箇場外逸名士代作文字三場傳遞進場又換出原卷此通天大弊提調徐公最號精明亦不能覺察

萬曆三十七年巳酉科主試何公宗彥南

公師仲

秀才方逢明三場已選中將填榜見卷面
是皿字號遂以他卷易之

監生孫起都主試批筆有奇鋒談多勝理
因紛飛與去住字不典遂爾不中

閔君殿春聯

友人談陰司數十事大都非病人昏亂之
語則傳會之說皆不足信獨閔君殿春聯
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
人思慮所能及

獎拔

龍厓何公極寡交游却好獎拔後進如濮
州之馮祿冀州之李再命皆于垂齠之年
而識之爲之延師訓教買田供給且逢人
說項斯也卒之皆成名士李與子公露進
士同榜馮聞龍厓夫人死偕妻南來斬衰

哭于墓下其感知遇之恩也深矣

玉皇繚環

守備太監劉琅貪恠異常造玉皇閣延方士煉丹一方士有瘦銀法劉有玉繚環價百鎰誑言丹成以謝玉皇遂以法取去好事者嘲之云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巧裡得來空裡去玉皇元不繫繚環

冰霜兆水災

萬曆丁未年冬雙橋門外地面上霜有花鳥之形者三日城中河及各處池塘冰紋有如花木者至次年戊申夏遂有異常水災城中水高三尺撐船入市蓋霜冰之紋陰氣之變其水災之先兆乎

建廟鵲異

正德四年建晉獻武謝公玄廟方上梁時

忽靈鵲四集接翅而飛旋繞不休及人之
肩人不敢傷異哉鵲也此豈偶然而已乎
一言喪七命

指揮白鶴齡中萬曆辛丑武進士工于刀
筆一日忽鬼使召去見閻君閻君曰白鶴
齡汝曾以一言而喪七命汝知此罪乎鶴
齡因事實不敢飾詞問君云適有他事不
暇究理汝且去鶴齡醒來不數月得一惡
病而死將死時七竅中皆有蛆噉之

腰有硬軟

陳子野云林某與人相揖殊有軒輊他人
腰硬自家却腰軟他人腰軟自家却腰硬
言其揖有深淺曲盡小人之情狀矣又有
張尚舉聶滅秀楊吃寺三人金在衡皆作
小曲嘲之令人絕倒

痴絕

顧今庶寶幢居士長子不解世事不問生
產寶幢遺以千金三四年用盡一日特買
紙糊金銀錠數千掘一坑埋之每日清晨
拜祝曰變變後視之悉土矣猶恨曰沒福
沒福云

府學掌教周用齋汝礪名進士也秀才贄
見積銀五十兩傾十錠收之一日取出檢
驗數少十兩呼諸奴懲治一長髯黥奴迺
誑之曰每錠五兩五八四十原止此數用
齋惑其語遂不復問

秀才王楫上元請用齋賞燈次年上元日
偶從書中見去年之帖呼門子看轎今日
王秀才請賞燈門子明知其誤遂造王處
王秀才只得具酒食飲之

魏國公子徐桐岡者家有合抱大柳樹一
株偶過隣家見樹影成陰歸家遂伐其樹

日我家樹迺影落隣家乎

王三槐新造一樓將所乘駿馬牽上賞之馬不肯下鞭之不從因縛其四蹄昇之下樓

一極品貴人目不識字又不諳練一日家讌搬演鄭元和戲文有丑角劉淮者最能發咲感動人演至殺五花馬賣來興保兒來興保哭泣戀主貴人呼至席前滿斟酒一金杯賞之且勸曰汝主人既要賣你不必苦苦戀他了來興保喏喏而退此迺戲中之戲夢中之夢也貴人所以爲貴人乎

嘲戲

一士人好客而不甚設酒食一日諸詞客坐久之士人具水浸藕兩盤而已諸人舉手而盡一客因誦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惟有水晶鹽之句云太白此詩若刪去四

字只云客到但知留盤中惟有水便合今日雅會矣賓主皆大笑

黃揮使六十誕日白揮使戲之曰黃耆無疆黃卽應聲曰正好對白圭有玷

鄭仕與金魚交而好戲鄭之庭前蓄金魚一缸中有綠毛小龜兩人偶凭欄玩之鄭忽戲呼云金魚烏龜金魚烏龜金云金魚不過是烏龜朋友耳

陳泰華拜客於北門橋主人留陳飭泰華戲之曰人說城南奢城北儉殊不知也城南肉中也用些菜君家菜中也用些肉何可謂城南奢乎

余與程孺文汪子寧同行見乞兒牽狗銜瓢化錢孺文云此狗亦知瓢乎蓋戲子寧也子寧曰此狗只解口瓢耳

打油
詩至於打油惡道也就以論之刺之不入
骨聽之不絕倒者弗工也君施半邨王吉
山陳秋碧鄭玉山金幕楨王次山朱企齋
楊萬壑段鍾石皆擅此長

壁墨堦草

橫厓陳子野云人家壁上無墨堦前無草
者不可與之往來

雨花臺詩集序

高座寺去金陵城南二里據岡阜高處昔
天竺吉友尊者讓王位西晉惠帝末永嘉
中遊建康止建初寺王導一見先呼爲我
輩人當時名流如庾亮周顛謝鯤桓尋等

無不歎洽常以高座孤坐故特呼爲高座
法師卒葬茲山元帝初爲樹刹表識後沙
門造寺於冢謝鯤卽以其座名名寺梁天
監二年寶誌公來居與五百大士俱有雲
光延坐岡說法天花亂墜因號其岡曰雨
花臺臺俯瞰城闔有江山之勝自唐李太
白盧貴元而下俱有題詠今主寺寂庵上
人澄心面壁以正法眼藏觀破南北宗旨
猶有詩書結習未忘恐見存之詩久亦湮
滅迺欲繡梓以廣其傳刑科給舍溧陽史
君巽仲與上人有詩壇之契恒捐薪米以
助其費梓刻旣成巽仲求予言以爲序予
熟遊金陵茲臺屢登焉每一送目詩景滿
前然景物一致而態度屢變詩亦隨之鍾
山雲抹銜日半規其詩黯以淨黃屋擎天
紫氣陸離其詩壯以麗江暗浪喧風帆搖

曳其詩閔以激長于繁華鳳臺嵯峨秋高
氣清長空煙縷凡三國六朝興亡蕭颯之
意與夫王謝周庾諸公風流蘊藉之態無
不暗畫于中其詩抗之而行蒙之而明平
之峻層其冥冥其澄澄孰能盡暴其形傳
其聲是知其有餘不盡之景雖盡經騷人
墨客之所品評者又安能俾其精英有所
虧成也哉予恒默坐臺端吾心窅然以深
吾思灑然以凝靜與溟漠居動與玄造并
方能與是詩會于太虛寥廓之庭嗚呼是
可以易知耶詩自唐至國朝凡若干首讀
之光彩爛然是知天之所雨之珠玉夥于
花當萬倍也寺有八景除臺之外有七曰
聚寶山曰手植松曰中孚塔曰挾秀堂曰
永寧泉曰銅鐘碑曰白石庵各有故事不
能盡述 雨花臺舊有志寺僧毀其板

偶見桑民悅此序遂錄之

茶有肥瘦

雲泉沈道人云凡茶肥者甘甘則不香茶瘦者苦苦則香此又茶經茶訣茶品茶譜之所

夫如何

穀齋主人獨鑒錄云論其美惡不相掩如杜少陵岱宗夫如何夫如何三語頭巾

氣甚矣註詩者反目爲跌蕩何也段虎臣云夫如何果是頭巾氣細思之夫字當是大字之誤上云大如何下云青未了正見其大也此論似得之

王陳優劣

王大成侍坐唐荆川先生于高座寺因問王陽明陳白沙二先生亦有優劣乎荆川曰吾人於二先生且學他好處未可優劣

少間曰白沙久在林下所養較純

增減字法

友人案頭有繡佛齋刻本詩一冊乃朱姓
妓詩也詠雪用玉樓寒起粟銀海眩生花
之句余因曰今之詩人若知增減字法只
須取古人之作點定之便可成名如鏤月
爲歌扇裁雲作舞衣李義府句也張懷慶
增生情出性四字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
鸝李嘉祐句也王摩詰增漠漠陰陰四字
此非古人增字之良規乎東坡凍合玉樓
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今減去凍合光
搖四字何等渾成一山人在坐曰可偶一
爲之不知余之出于戲也

旗幟

太祖令軍營旗幟用舊送光祿寺供厨役
之用其精密如此

未沾一命

開國功臣常懷遠李臨淮鄧定遠湯靈壁
劉誠意嘉靖中續封甚愜人情但李太師
之後未沾一命殊爲缺典太師之後皆在
南都甚微而甚貧

謀館背義

楊朝宗字見卿別號朴庵性狷介謹矩矱
不差尺寸非其義弗取聚徒糊口之外一

無所緇焉嘗館於大姓徐氏有同門生易
某相友善貧無以自存將往投故知於汴
朴庵曰道路遠人情叵測能得所欲邪曰
計弗獲已耳慰之曰卽有館穀之便可少
留乎易唯唯喜溢顏面時徐姻屬杜兵部
將以其子就帷下朴庵遂以讓易而托徐
氏縱吏焉易以是識於徐氏而陰欲得朴
庵之館也則暇日與徐氏子商經史課文

義若授弟子者自是疊疊靡倦退復語人
曰徐君德我必移子見托矣聞者甚不直
易咸奮臂來告且圖與報之朴庵笑曰故
人情厚寧有是耶固止之明日遂以故辭
徐徐再四留再四不可則曰吾舉一自代
者詢其人卽易某也後易官於朝議者猶
籍籍病之正德間諸公修郡志將列其事
朴庵復聞而懼曰揚友之過以成己之名
君子弗處也况彼爲貧所累耳亦何過哉
因遣門下生沮之嗟夫謀館背義如易君
者衆也朴庵誠古人哉

盛唐匡廓

段虎臣云李于鱗王元美宗子相吳明卿
徐子與梁公實謝茂秦嘉隆間七子也詩
學盛唐不過盛唐之匡廓耳至于深沉之
思雋永之味超脫之趣尚未入室

詩社

有一人目不識字好邀人結詩社且飲食甚菲而又愆期好事者嘲之云紐穿腸肚詩難就叫破喉嚨酒不來道其實也雖然詩社不愈于鬪鷄呼盧之場乎嘲之者過矣

節料

教坊司每於歲首五日內或四人或五六人往富貴人家奏樂一套謂之送春又謂之節料主人皆有以賞之此事不行已五十餘年

石榴笑冷官

姑蘇蔡羽字九遠才高倚馬譽重南金但賦性鄙嗇之甚以歲貢爲南院孔目同鄉文司城送弓兵二名應役終日奔走不暇人摘兩石榴與之充饑曾署院壁云草色

常留上客馬花枝不笑冷官衙王子新云
花枝不笑冷官矣石榴非充饑之物也有
不笑冷官者乎

原治二篇

西治王公鑾中正德辛未進士觀政吏部
太宰遂庵楊公令觀政者各以所業進欲
觀其才也西治作原治二篇切中時弊遂
庵大奇之卽補文選主事往文選必他司

調補無徑授者蓋異數也

還銀生子

豹韜衛千戶高仲光大司馬差往北京上
疏行至山東界投一野店見店有遺銀一
囊約三百餘兩遂問主人早有何人寓此
荅以遠客兩人行且五六十里矣高曰此
一囊銀定是客人所遺若暗攜去人雖不
知鬼神知之我四十無子不愛此非義之

財以損人也因解鞍秣馬以待失銀之人
次日早有客尋至且泣且訴高取銀與之
各問其姓名而別仲光後生子四人中萬
曆辛丑武進士高居仁乃其長子

天眼開

儉庵梁公以戶書考滿解職家居廷臣上
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
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

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
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 上俞之
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崔公銑稱之曰自
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
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

採婁

自庵陳公欽在南武選主事會武庫郎婁
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搔手避莫敢

暴白公奮身疏其寃狀詔并逮公同繫者
二年婁病日寢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
婁乃獲免而自庵以此名聞天下

詩學

嘉靖中司寇顧公華玉以浙轄在告倡詩
學於清溪之上門下士若陳羽伯鳳謝應
午少南許仲貽穀金子有大車金子坤大
輿高近思遠相從以遊講藝論學綽有古

風

三似

華亭平泉陸公樹聲稱秋溟殷公邁云坐
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
明宗要則似楊次公晁太傅也

仙官入室

楊道南先生之母陳孺人懷孕未誕之夕
夢笙籟滿耳間里走眡須臾有羽蓋霓幢

從南來擁一仙官入其室翼日遂生先生
焉蓋先生文名道譽卓絕一時豈偶然而
已乎

小劉祠

南坦劉公麟以刑部郎中擢守紹興漢劉
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聲
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
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
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旣去越
人肖其像爲小劉祠

埋刀

南坦劉公夫人乃王南原公之姊劉有一
寶刀南原心欲之南坦亦心許之皆未曾
明言及南原死南坦自湖州來觀葬取寶
刀埋之於墓中宛然季札之風

預作墓銘

南坦公早叅玄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
相預作墓銘

夫婦倫絕

秀才陳舜胄萬曆庚子科三場文房考主
試已高取將填榜時主試復閱其易經有
夫婦然後有父子文中不喜夫婦之倫絕
五字遂爾不中蓋舜胄曾逐其三十年之
妻并逐其子使母子乞食他方存亡難保
僅留一妾又剪其髮打罵莫堪怨恨入骨
夫婦之倫絕也久矣主試之塗此一句乃
鬼神使之也

剪刀詩

升菴詩話補遺云古廉李公特勉詠剪刀
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
院響傳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公之直
節清聲而詩嫵媚如此

花練黃

杭州花綸黃觀榜及第三人初讀卷官進卷以花綸第一練子寧第二黃觀第三太祖改定以黃第一練第二花第三故南京諺有花練黃黃練花之語

斗南

斗南老人泊舟采石江上遇李太白與之聯詩童尚書作傳載其全詩今在枕肱集

中

親書考案

矩庵陳公鎬提學山東爲人明敏有吏幹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

讀漢書

謝與槐公督學廣西喜臨桂縣童生張鳴

鳳文筆竒古因進而訓之曰吾子不患不成名患胷中無全書耳乃取兩漢書親爲之句讀令五日進院一背雖出巡亦携之行與槐公轉官兩漢書已完矣其造就後學如此鳴鳳字羽王後來南都拜於墓下立一碑而去

醫案

御史陳公忽小兒閉目口不出聲手足俱軟急延醫治之獨孟友荆一見便云公子無病乃飲酒乳過多沉醉耳濃煎六安茶飲數匙便醒御史撫掌大笑曰得之矣可謂良醫

余內人幼年病血山崩諸醫皆危之劉春齋用當歸一兩荆芥一兩酒一鍾水一鍾煎服立止如神

馮益齋給諫每發言腹中輒有聲應之此

應聲蟲病也遂告病卜居南京楊守極用
小藍煎飲之卽吐出其蟲

撫州銅客病痢甚危懸五十金酬醫太學
生倪士實授一方用當歸末阿魏丸之白
滾湯送下三服而愈

胡竹亭授一治痢方採黃花地丁草搗取
自然汁一酒鍾加蜂蜜少許服之神驗

隣有一貧人病濕痰腫痛經年不能行遇
乞食道人授一方用葦蕪草水紅花蘿蔔
英白金鳳花水龍骨花椒槐條甘草蒼朮
金銀花共十味煎水蒸患處水稍溫卽洗
之此方已醫好數人

張白門治小腸氣秘方用烏藥六錢天門
冬五錢白水煎服神効

黃氏小便不通陳鴈麓用芒硝一錢研細
龍圓肉包之細嚼咽下立愈

孟望湖淮安人耳中間人聲悉是祖考談
其家事擾擾不休邀劉春齋醫治春齋診
視之曰暴病之謂火怪病之謂痰用滾痰
丸下之而痊

余兄竒峰生兩瘤大如拳僧傳一方用竹
刺將瘤頂上稍稍撥開油皮勿令見血細
研銅綠少許放於撥開處以膏藥貼之數
日卽潰出粉而愈

接鶴脛

李克齋公在兵部正坐堂忽空中飛下一
鶴馴熟不去對醫人劉春齋云家曾有鶴
飛來第二小兒舉進士今又有鶴飛來大
小兒定中進士矣未幾而鶴折其脛私心
殊不喜因問有能接其脛骨者乎一人對
曰家藏接骨秘方想人禽一理或可接也
急命修製之方用土鱉新瓦焙乾半兩錢

醕率七次自然銅乳香沒藥菜瓜子仁各
等分爲細末每服一分半酒調嚙之鶴脛
如故但人上體傷食後服之下體傷空心
服之李公乃以其方傳之于劉春齋

雷異

太學生陳居業家樓上有磁器兩厨忽夏
日雷震一聲兩厨皆打錢大一孔將厨中
磁器布列於樓板上大小皆相配其異如

此俗云雷神極巧極戲信夫

代族償銀

碧山齊王孫邀里中富客飲乃其設謀專
在於武橙墩橙墩有族人負碧山千金半
本半利貧不能償鎖於空室中俟橙墩赴
席佯令僕洩之乃武之僕耳語於橙墩橙
墩出席曰族人負債囚鎖空室小人高坐
歡飲堂上尚得謂之人乎卽令武曷代償

亦非難事何見辱之深也碧山遂縱其族人去乃揖橙墩曰煩公一處橙墩唯唯雖飲終席殊不樂也越數日碧山又送禮來促其處橙墩謀於妻妾曰生平未曾求人今且求你二人乞將首飾借我以全其言他日當倍償焉妻與妾置首飾於几乃數之曰人負已者不能取痴也人負人者代償之痴之痴也飲數盃酒出銀千兩其痴不可言而貧可立至矣橙墩估其價携以償碧山曰此首飾作銀八百兩尚欠二百兩容四年償之橙墩此舉真丈夫哉真丈夫哉

死同謚異

正統己巳秋北虜犯順英廟震怒親率六師征之時內閣重臣扈蹕者二人吾鄉張公益與曹公鼐也師次土木敗績二公

死之既而 朝廷錄死事之臣曹公得謚
文忠而張公僅謚文僖夫忠之與僖相去
遠矣不知何以死同而謚異也

錢寧後身

織羅俞四老名鑑富而忠信可托錢寧喜
其人將銀二三萬與之織造又曾寄物數
廂于其家錢寧得罪抄沒未嘗波及焉後
夢錢寧入室生一子名弘澤用銀如糞土
四老與其妻私語云弘澤分明錢寧後身
若抄沒是惡去也今任其花費猶爲善去
矣又何較焉

尼覺清詩

湛霍二公拆毀庵觀淫祠豹韜衛營中一
庵有尼覺清題一詩于壁云急忙檢點破
袈裟收拾行囊沒一些袖拂白雲歸洞口
肩挑明月遶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鶴却負

籬根舊種花再四叮嚀猫與犬休教流落
俗人家世傳其詩而已余特拈出其名

陸卒

澹泉鄭公云南都水軍勝于陸卒營馬壯
于江舟此論非也蓋兵無強弱若操練之
極其精賞罰之極其明雖弱必強矣何可
以一言懸斷之乎

夢孔雀

龍厓何公宦濮州時夢孔雀入室遂生次
子仲雅因作孔雀賦以紀其事後仲雅御
史巡按福建子森如夢一孔雀冲天而去
不數日聞中之計至矣

金絲金箔

最不可僞者金也二十年來金絲有銀心
者金箔有銀裏者工人日巧一日物價日
賤一日人情日薄一日可慨也夫

乳母裂書

與槐謝公極喜收書有一乳母凡兒啼走書房中裂書聲引誘之以止其啼焉昔人謂藏書有八厄今添此一厄而九矣

陳南塘

南塘陳忠行六人以陳六呼之府軍衛中所軍補役驗新江口操家極貧目不識字有膽力有機謀能於江面浮游百里不倦

云

高都督新任馭軍嚴刻誇家丁拳棒冠於北邊一可敵十坐營聞言預選陳忠數人以俟比藝及下營演武陳忠連打倒三人高都督頓爾短氣思以中傷之

高都督苛求陳忠小過捆一索打一百墩鎖營中且詰之曰陳忠好武藝今日如何意在致之死也入夜扭斷鐵鎖歸家送祖

母於叔送妻於岳父半夜渡江逃命而功名已兆於此

江右李公開府淮揚偶宿廟灣塲關王廟忠宿於三里外方就枕忽夢襍頭牙笏一神將笏寫一火字仍指點其去路驚醒時漏下二鼓喚起衆兵巡至關王廟見倭奴廟前放火兵少不敢戰乃從廟旁拆墻救出李公卽傳四路兵蜂擁而至夜殺真倭首級七十二顆李公大喜方重用忠

牛王河與倭奴大戰勝敗在頃刻忽倭奴奇兵襲於後忠稟曰事急矣乃負李公渡河公感之愛之遂結忠爲義子兩家各畫一渡河圖以紀其事

曾在胡總制幕下一日與倭對陣見其耀武揚威之甚梅林曰若得一猛將衝之以挫其鋒可也忠稟曰陳忠願往梅林公卽

以所乘馬與乘之人雄馬壯白袍雙刀舞
入陳中如無人焉緩緩策馬而歸梅林公
大喜揮兵繼進遂獲大勝

曾在通州逐三倭一鎗錠一倭奴於墻兩
倭奴懼其勇猛不敢救而去

神烈山兩次打兩虎府殿花紅鼓樂送歸
以榮之

陳忠起於市人與倭奴百戰斬真倭頭數
十顆官至遊擊叅將在小教場中軍坐營
忠亦武弁中豪傑也忠死子世文襲指揮
僉事

陳夫人拒盜

陳南塘卜居倉巷中半生拮据所得貯在
一樓強盜窺南塘他往四五十人劈門而
入欲將登樓夫人沈氏持一鐵鎗守樓門
衆不敢登皆云鎗緊鎗緊盜不得意放火

燒樓乃沈氏見火逼身從後窗挾鎗投於
隣家竟免焚如之患可謂女中將軍不愧
南塘之夫人也

兩義士傳

宋景濂先生有義士杜環傳楊道南先生
有義士趙善繼傳二公之義不同均之足
以風世而振俗

江寧三張

南戶部侍郎張公志淳號南園
司籍江寧縣人有南園先生集
子曰含曰合皆以風雅論著聲
士林含字愈光楊升庵先生有千里面
兩卷乃與愈光談詩者

韞庵長者

沈生予云予任奉新時未敢求薦於
人韞
庵吳公自浙移書薦之于撫臺按院多溢

美之詞若非撫臺按院言之余終於不知也其鄉曲之情真憐才之意切吳公誠君子長者哉至今感之

韞庵自贊

韞庵吳公自贊其小像云入道德之門而不譚道德處功名之地而不競功名探仙佛之源而不宗仙佛博詩文之趣而不習詩文世方赫赫我獨冥冥世方矯矯我獨平平寓形軒冕寄興烟雲閒中風月靜裏乾坤斯柴桑處士所稱無懷氏而安樂先生所記無名公者歟卽此一贊可以覘公之素矣

四苦役

衛軍有快船與運糧縣民有坊廂若舖行又軍民共之此四役乃役之至苦者也邇來雖稍稍息肩但財盡力窮人不堪命饑

寒所迫或有他虞未有甚於此時也嘗讀
太祖高皇帝免租之詔有曰子孫百世
無忘江左之民豈獨以兵費所資特宜優
恤而亦以居重馭輕之良圖疆幹弱枝之
要策也仁人君子宜念之哉

草茅鸞鳳

楊道南先生數歲時受諸經子史讀之日
數行下且了其微義甫十四歲部使者胡
公試孔子惜繁纓論辭辯川湧意其爲宿
學批其卷云草茅中鸞鳳已見大奇之

童年却金

督學象崗胡公旣奇道南先生之才又惜
其貧遣就海虞錢公有威學因師友陳公
原習唐公應德無不忘年禮敬之館於學
士梁溪華公華公尤器重嘗遺金百兩弗
受比歸潛置書囊中登舟檢書見之則廻

舟力却乃去他日錢以告胡公公爲却立
咨嗟以爲一童子能抗志乃爾

會元三夢

石城許公嘉靖乙酉舉於鄉三會試三不
利乙未復當上春官渡江夜夢巨神自天
而下授以龍墨一笏有皇明大魁四字甫
入京宿於旅舍夢有持二軸索畫者先生
援筆一揮成蒼龍形牙爪向人雲氣騰湧
寤後復夢人授以牙刻圖書有不負所學
四字是年有此三夢果中會試第一人

古語

古語云金陵市合月光裏今飲虹橋武定
橋尚有夜市又云金陵人好醉粧此事目
所未覩又云金陵以鼎鑊相高此風殊未
泯又云金陵人好解字但字被王金陵解
過一番人尚以穿鑿目之秀才不作此伎

也久矣

理學卷四

三十一



